



水東日記卷二十七

崑山葉

盛著

六世孫

重華較梓

姚文公燧撰宋太常少卿陳希亮神道碑其畧  
云大德戊戌燧舟遊湖湘而陳公元凱方持憲  
節使湖之南旣求追撰妣夫人李氏埋銘爲粗  
叙陳姚同爲有虞遺裔矣後五年燧持憲節使  
江之東而公以總管來蒞建康馳書請曰吾八  
當作七  
世祖宋太常卿公以治平二年卒葬洛

陽其後子孫以官爲家死不返葬顧於太常墓  
失其地所曾祖少中公訪而得之筆地之名與  
距城幾何里步以詔後昆志亦勲哉會洵罹大  
兵終無有能至者六十餘年矣元凱始成其志  
如所筆發墓驗之果得范公鎮所撰志銘摹以  
蠟紙副吾家乘願爲銘樹石以表墓道燧受讀  
之其先穎川人唐遷于京兆廣明中避亂于蜀  
家眉之青神其可系者瓊生延祿延祿生贈兵  
部侍郎顯忠兵部生希亮卽太常公太常生京

東轉運使忱轉運生簡州司士叅軍揮司士生  
金儒林郎灝儒林生國子監丞克基國子生耀  
州三白渠規措使仲謙規措生皇東平勸農使  
膺農使生嘉議大夫建康路總管兼管內勸農  
事則元凱也子敬立最之凡十二世聞者慨息  
以爲非清風素望之門孰能完有家乘得其傳  
次如是之多哉燧曰是足爲多乎哉苟推其世  
德而上之之十二世者又十二世而一耳嘗讀  
太史公書至其叙傳於司馬氏受姓所從上起



九東日誌 卷二十七  
顯頊子孫官居功烈文辭下及其身而止豈顯  
親者不嫌自明宜然耶故燧例之繇譜姚氏亦  
遠本曰黃帝生昌意云云其自軫至機三十九  
世兄弟列者止書其傳自廣明至治平實百八  
十七年以三十年一易世率之爲六世太常而  
上四世其不可推知者二世耳嗚呼籍載以來  
不隕其世德者惟獨一門吾姚氏則自梁高平  
令可系而至今者二十有六世其上則或絕或  
續匹夫之家其可少覲哉嗚呼亦有甚可感者

古人爲誌納之壤下必載其世次官勲用備世  
變時遷人有竊發知爲何代大賢君子捨之不  
忍及其匱焉初不預爲裔孫克念其祖求徵而  
謀也今元凱悼陳氏入蜀中微太常公始震而  
耀之亦其家之鼻祖也故旣發視玄石而得其  
真大封樹之碑表墓道刻石人獸如其始窆於  
三易代八世之後亦古未聞者故燧感之且敬  
焉推吾遠本三千歲之上皆有稽於竹帛者詳  
次授之非足止慰元凱於生死而有知亦必曰



吾同姓表章及此其庶幾乎孝子不匱未錫爾  
類者耶今按希亮卽蘇文忠公嘗爲其父子作  
傳陳公弼也元凱得文公所爲文固已不朽而  
其發墓得誌不亦天地間奇事曠數百年而難  
一見哉吾葉之先僅有傳家數語其遺墓則惟  
自五世祖以下可知蓋嘗踟躕慨嘆於茲者屢  
矣而吾友夏璣德乾所感亦同於予嘗就予商  
確有發墓求石之言予未嘗不悲其志意之同  
而固有未能之對也已讀文公之文感元凱之

事情何如哉情何如哉

李杜詩雖齊名而器識夔不同子美之言曰廟  
堂知至理風俗盡還淳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  
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用爲羲和天道平  
用爲水土地爲厚其志意可知若太白所謂爲  
君談笑靜胡沙又如調笑可以安儲皇此皆何  
等語也

今駙馬都尉周景文前監察御史秦顒耿恒庵  
尚書所薦士也聞之恒庵顒在邑庠年最幼善

列朝詩話 卷二十七 四  
屬對有名御史謂曰穎悟聖門稱子貢顛卽應  
曰聰明彰德說秦顛又聞季聰都憲云御史舉  
生員縣官以季聰故教官子對御史曰爾父爲  
人師有對乎答曰我君作民主大加賞異華亭  
李志剛尚書子源初登第孫桓垂髫見客客曰  
令尊新進士桓對曰家祖舊尚書桓今爲南京  
府經歷所聞如此者甚多大抵異於人者從  
幼不凡也

吳江虞拳言家有邵庵三像其一玉冠竹杖其  
一有自書邈乎千載之贊其一則歸休戴笠圖  
有自書四律詩今道園學古錄道園遺稿皆無  
之其詞曰浮雲滿空無所依高岡獨行來者希  
仙人冉冉遺松老鳴鹿呦呦生草肥伐木遠聞  
何處谷傾筐近得故時薇山中欲雨霧先合此  
日先生戴笠歸南園多竹暑氣微遊來結屋相  
因依挂巾石壁晝霧濕沐髮池水朝陽晞頻年  
車馬踐霜雪六月裳衣無綵絺隣翁問舊坐來  
久此日先生戴笠歸老去懸車百慮灰西風獨



愛菊花開田家酒熟邀皆去茅屋詩成懶更裁  
欲及天清餐沆瀣要觀日出上蓬萊赤松有約  
應相待此日先生戴笠來莫問鄉人駟馬車老  
身全不要人扶雲霄一羽山頭杜風雨孤村海  
上蘇薄命長饒尋積雪多情破帽落輕烏莫圍  
玉帶垂朱綬此是先生戴笠圖

南昌王世勳碑虞雍公叙之詳矣此碑尚存副  
在帖睦兒補化之五世孫宣府前衛指揮使寧  
家蓋帖睦兒補化二子長不答試里嗣亦都護

高昌王尚阿哈也先忽都公主卒傳子和賞次  
子伯顏不花的斤字蒼岩爲太常典簿鮮于樞  
之甥官至江東廉訪副使浙東宣慰使介立不  
羣草書逼真舅氏和賞嗣亦都護高昌王鎮甘  
肅 國朝洪武三年宋國公西征全部士馬金  
印歸附除和陽衛指揮同知洪武七年卒 賜  
葬聚寶門外子偉字懷英襲職後調宣府前衛  
卒子永傳寧云偉之姑妙光適莽速者前廬州  
宣讓王世子之子廿五孀居偉遺腹子三歲母



亡賴姑以生寧亦遺腹子云

馮昱御史濮州人云曹濮受河水之患極慘間有發地深數丈見全骸兩兩卧土炕尚分明者蓋水至頃刻間不能避也又云父老言水多自三年至如洪武三年永樂十三年正統十三年皆是也其亦異哉

景泰三年四月十日獨石都督孫安奏墩軍言永樂年來每墩有預備餘糧二石柴水一月遇警食用乞如例金榮襄時爲戶部以未審有無

事例查行宣府守臣亦云查無見行近閱纂修舊冊內永樂十年七月十二日巳時總兵官武安侯欽奉 勅書各處烟墩務要增築高厚於烟墩上收貯五箇月糧食柴薪并置藥弩於上就於烟墩傍邊開井井外包圍烟墩相平使外面望之只是一箇烟墩不知其中有井務要堅厚勿致坍塌欽此此事與鄧鎮交易銀兩事頗類但墩傍開井一事本難行至今無能行之者不知當時武安曾覆請否

山西叅議孫敬前兵科給事中云天順中科道  
糾劾多出

上旨或召對面諭且戒以勿泄 賜酒饌而退亦  
或 賜果核焉其劾安遠侯柳溥西邊玩寇章  
出 內府揭帖蓋閣中人筆也且云

上或先扣問茲事可否舉劾

英皇之盛德其至矣哉

國朝定制母止封兩人正統中曹文襄公陳情  
乞封前母 詔從之不爲後例景泰七年冬盛

亦冒昧自陳蒙 恩得封前母天順改元四月

二十七日 命下 今上龍飛爲天順八年是

年八月盛自東廣赴 闕時僉都御史已逾二

考吏部以 聞而先母淑人今老母太淑人復

俱被 榮命聞之得封前母者甚少而 封母

三人者尤少如鄒侍郎榦等皆未得如願噫

上之德如此盛何以爲報也

近年論兩京堂上官出自甲科者以宣德五年  
爲最次則正統七年五年至尚書者楊寧江淵



薛希璉蕭維禎

尤未若七年則今姚

尚書白尚書王尚書一時聯官尤爲罕見也  
故事朝官結銜皆有一定之序近年有初拜一  
品卽書光祿之銜且云掌文淵閣事夫文淵供  
事始於

文皇當時無此名且閣在

御府大內非人臣所

可掌也又有三品官以繇從二品外陞書進通  
奉大夫者予皆不知其爲何說也閣老三楊先  
生止書同知經筵事以知經筵屬英國蓋亦崇

尚勲德之義今亦異矣

人性好惡偏忌雖中人以上不能變石璞太保

寇莊愍左急年尚書富皆一時顯官重任三人

皆不繇甲科皆不喜進士石在工部遇觀政進

士如無人郎中龐勝言年尚書一日越常規於

考滿主事三人各考論一道稍劣者輒叱曰爾

進士爲此文耶展毓御史亦云寇公考進士問

刑者詬罵不已至屢有撻辱而遇監生則每溫

言改容導之因念楊文貞公布衣教職官至



帝師且擅當時文柄而其於進士科第其稱豔  
夸道益拳拳然世傳其詩文可考也信乎人之  
材量器識不能同也

睦人桂衡孟平錢塘儒學修業齋訓導遷山東  
轉谷府奉祠後卒于長沙予嘗得其詩文手稿  
一帙皆紙背也蓋洪武二十年在錢塘學館所  
作其正則其學者日課題目一子畫皆有可  
觀予既幸其稿之遇予而又懼其久而逸也命  
萬全訓導張升選得六篇焉其送王惟中代屠

先生云秋來忽得桂衡書又報王郎去聽除若  
有鄉情須記我便生官况也從渠山中歲月三  
逢鴈客裏饔飧兩饌魚此去上林方較獵要圖  
奏賦識相如其蘇李泣別云我生自恨不如死  
君死誰知更得生十九年前今日淚都無一滴  
爲功名送孫性初主簿興化云新柳色未勻北  
郭鐙盡試買舟吳山驛送子爲貢士楊柳陰滿  
地荷葉大如錢送子浙江亭去作閩中官爲士  
必作官未有如子快讀書取青紫信若俯拾芥

雖繇讀書力亦荷 明主恩子尚夙夜思何以  
畬 至尊惟 皇有 大誥善惡靡不載善者  
子當師惡者子當戒恭惟 大誥言昭若日月  
懸爲民父母者不出于此編子能遵守之萬無  
一不濟豈惟免疵癘亦可長富貴父母願子安  
師友願子賢子有萬金書到任及早傳其九日  
陪陳廣文貢有道游伏龍岡新庵云久客思歸  
未 賜環登高且上鳳凰山空將青眼看重九  
不見黃花露一班老境更從天下 徧僧房常許

客偷閑廣文不是無官舍那得清幽似此間其  
春暮云忍將愁眼看韶華桃李無言日自斜晚  
白菜肥蠶出火冬青花落燕成家歸田誰復如  
賓饁入室今惟對影嗟無可奈何聊且睡不勞  
春夢繞天涯 時孟平喪偶 其雲濤軒云高臺圖

畫自天開下有軒居亦壯哉雲氣四時多似雨  
濤聲八月大如雷直看槎泝天潢去莫遣舟來  
雪夜回擬待他年具輕楫中流小試濟川才其  
安節堂云晚節何繇得此安阿兒能孝母心寬



九真詩 卷二十七 三十三  
蝻蟀曉饌來江浦絡緯秋聲上井闌松栢耐于  
花易過衣裳偏是綵宜看登堂爲爾歌耆壽春  
酒香濃奈子丹

今懷來城東南舊石橋遺址壞柱猶存聞之故  
老云橋前元所建甚宏壯欄楯狀刻虎形俗因  
名五虎橋又名白虎橋洪武中

文皇帝兵北出道此厭其名卽命毀之今城隍  
甃築皆是物也又聞如狼山如土墓猪窩等處  
當時皆不駐營居人多能言其事云

宣府儒學聖人土像初譚總戎以銀帛作心臟  
之屬不久盜穴其背而去後易以錫最後惟易  
以帛而莫不然蓋今凡五易矣未可止也因語  
古人作主之意無論其他卽此一事亦足知其  
可行而無弊也嘗見兵後復守獨石等八城人  
家瓦屋中脊無不斷裂蓋流俗凡建宅第中脊  
中或置銀錢故也又凡厚葬墓園多遭盜發之  
慘蓋亦是耳可不戒哉

國初孔廟城隍皆木主今雖太學亦皆以像塑



爲常不知其自何時始也豈亦流俗傳訛襲弊而然乎頗聞廣州城隍廟舊設木主景泰中太子太保左都御史今冢宰王公易塑像云于節庵養子于康頗好聚圖畫天順中自邊宥還將以節庵柩歸葬于鄉一日無聊中坐裱稍巷人家見賣畫人負數軸來呼而取觀之則兩軸者節庵夫婦畫像也納微價而得之初節庵家圖畫皆被籍自分不可得矣蓋同時籍入者太監盧永後被旨宥免籍物皆給還兩畫

像乃誤給還盧氏物也若于氏有此事不亦一奇幸哉張郎中座中言如此史記所載如紂囚西伯於羑里閔天求美女文馬奇怪物以獻乃赦西伯又云西伯陰行善此類甚多嘗以爲閔天事未必實陰字未必當此史遷之所以爲史遷去六經遠矣

水東日記卷三十七

水東日記卷二十八

崑山葉盛著

六世孫重華較梓

廬陵胡文穆公楊文貞公兩人同被

文皇館閣之命一時文譽固有定價然文穆頗厭  
爲人序譜以其多牽合不實也文貞平生所敘  
譜幾五十餘家自昔文人序譜蓋莫盛於斯文  
穆之嚴近於義文貞之厚近於仁然文貞文與  
位稱享有高壽而亦丁夫承平熙洽之時士大



夫皆惇本務禮此亦可為世道之幸而彼自薄者則又在所不足議焉

文章正宗西山謂正宗云者以後世文辭之多變欲學者識其源流之正也自昔集錄文章者眾矣若杜預摯虞諸家往往湮沒弗傳今行於世者惟梁昭明文選姚鉉文粹而已繇今視之二書所錄果皆得源流之正乎夫士之於學所以窮理而致用也文雖學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故今所輯以明義理切世用為主其體本乎

古其指近乎經者然後取焉否則辭雖工亦不錄其目凡四曰辭命曰議論曰叙事曰詩賦今凡二十餘卷云紹定執除之歲正月甲申學易

齋書 辭命 按周官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

親䟽遠近曰辭 鄭氏曰辭謂辭令 曰命 謂禋諶

草創之命 曰誥 謂康誥盤庚之屬 曰會 謂胥命

于蒲之命 曰禱 謂如衛太子戰禱 曰誄 謂如哀

公誄孔子之誄 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

策命之 策謂以簡策書王命 御史掌贊書 若今



尚書作詔文

質諸先儒注釋之說則辭命以下

皆王言也太祝以下掌爲之辭則所謂代言者也以書攷之其可見者有三一曰誥以之播告四方湯誥盤庚大誥多士多方康王之誥是也二曰誓以之行師誓衆甘誓泰誓牧誓費誓秦誓是也三曰命以之封國命官微子蔡仲君陳畢命君牙罔命呂刑文侯之命是也他皆無傳焉意者王言之重惟此三者故聖人錄之以示訓乎漢世有制有詔有冊有璽書其名雖殊要

皆王言也文章之施於朝廷布之天下者莫此爲重故今以爲編之首書之諸篇聖人筆之爲經不當與後世文辭同錄獨取春秋內外傳所載周天子諭告諸侯之辭列國往來應對之辭下至兩漢詔冊而止蓋魏晉以降文辭猥下無復深純溫厚之指至偶儷之作興而去古益遠矣學者欲知王言之體當以書之誥誓命爲祖而參之以此編則所謂正宗者庶乎其可識矣

議論 按議論之文初無定體都兪吁咈發于

君臣會聚之間語言問答見于師友切磋之際  
與凡秉筆而書締思而作者皆是也大抵以六  
經語孟爲祖而書之大禹臯陶益稷仲虺之誥  
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高宗彤日旅獒名誥  
無逸立政則正告君之體學者所當取法然聖  
賢大訓不當與後之作者同錄今獨取春秋內  
外傳所載諫諍論說之辭先漢以後諸臣所上  
書疏封事之屬以爲議論之首他所纂述或發  
明義理或敷析治道或褒貶人物以次而列焉

書記往來雖不關大體而其文卓然爲世膾炙  
者亦綴其末學者之議論一以聖賢爲準的則  
反正之評詭道之辯不得而惑其文辭之法度  
又必本之此編則華實相副彬彬乎可觀矣

敘事 按敘事起於古史官其體有二有紀一  
代之始終者書之堯典舜典與春秋之經是也  
後世本紀似之有紀一事之始終者禹貢武城  
金滕顧命是也後世志記之屬似之又有紀一  
人之始終者則先秦蓋未之有昉於漢司馬氏



後碑誌事狀之屬似之今于書之諸篇與史之紀傳皆不復錄獨取左氏史漢敘事之尤可喜者與後世記序傳誌之典則簡嚴者以爲作文之式若夫有志於史筆者自當深求春秋大義而參之以遷固諸書非此所能該也 詩賦

按古者有詩自虞賡歌夏五子之歌始而備於孔子所定三百五篇若楚辭則又詩之變而賦之祖也朱文公嘗言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漢魏自爲一等自晉

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古法始皆大變矣故嘗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古詩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作自爲一編而附于三百篇楚詞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于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于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羽翼與衛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于胷次要使方寸之

中無一字世俗語言意思則其爲詩不期于高遠而自高遠矣今惟虞夏一歌與三百五篇不錄外自餘皆以文公之言爲準而拔其尤者列之此編律詩雖工亦不得與若箴銘頌贊郊廟樂歌琴操皆詩之屬間亦採摘一二以附其間至於辭賦則有文公集註楚詞後語今亦不錄或曰此編以明義理爲主後世之詩其有之乎曰三百五篇之詩其正言義理者蓋無幾而諷詠之間悠然得其性情之正卽所謂義理也後

世之作雖未可同日而語然其間興寄高遠讀之使人忘寵辱去係吝翛然有自得之趣而於君親臣子大義亦時有發焉其爲性情心術之助反有過於他文者蓋不必顯言性命而後爲關於義理也讀者以是求之斯得之矣此書今二十四卷一卷辭命一二卷三卷辭命二其四卷至十五卷議論一之十若十六卷至二十一卷皆敘事二十二上下卷以至二十三二十四卷則皆詩也其文春秋傳史漢之外所取韓柳



二大家爲多詩自書傳所載古辭康衢謠以及  
黃鵠紫芝歌外則古詩蘇李班婕妤好魏武帝文  
帝王仲宣曹子建劉公幹阮嗣宗嵇叔夜左太  
冲張茂先傅休奕張孟陽束廣微孫子荆陸士  
衡劉越石郭景純陶靖節謝靈運顏延年鮑明  
遠謝玄暉沈休文陳伯玉李太白杜子美韋蘇  
州柳子厚韓退之而已其嚴如此

古人託交方外固多有之夫士生兩間可事可  
友大夫士之賢者亦多矣奚方外哉要亦有說

元御史中丞中書左丞許文忠公交遊滿天下  
而獨于吳閑閑最厚公自政府得請歸閑閑遺  
以雲林小影曰我不能去以我像行是從公于  
邁也後公赴召入京閑閑卽率其徒治具相勞  
旅館中公旣陞見將歸造閑閑不告以故但酒  
至爲引滿閑閑曰快意若是豈欲去而留別耶  
公明日遂行大抵相識非難相知爲難而知已  
爲尤難耳所以古之人有甚不得已者至欲以  
麋鹿爲友以草木爲友豈非有激而云然則使

與之而得人惡可以其方外而遂已耶用記許  
公二詩云中書久病得請將歸吳閑閑大宗師  
亦有疾以其像爲贈云代彼陪行焚香對之作  
此以謝 宵人本是山澤臞涉世政坐飢寒毆  
五年黃閣事何補種種老病叢孱軀灤京歸來  
十浹日藥裹不可離須臾平生結客半寰宇未  
免操瑟從齊竽可人底事期不來承慶堂深誰  
敢呼邇來亦復詩作祟清減益見風標孤杜門  
却掃難折簡豈意惠然來畫圖相看一笑但臆

對妙契未許卮言斟清水寒玉照林表和氣春  
風生坐隅齋居頓覺俗氣遠高致已逼沉疴蘇  
我方歸思劇迅矢公自有分居方壺過從此去  
計必少夢中道路多縈紆便當卷奉江湖去願  
得始終如歷驢小樓對閑閑宗師像因次舊韻  
寄之鼎食不解肥我臞多病亦爲山林毆巾車  
孤舟任所適何往不可容微軀莫言五十未爲  
老縱有七十來須臾今年兩耳得差勝飽聽萬  
籟吹笙竽閑人多事迫詩債野老敗興時招呼



小樓今日好風色目斷天末冥鴻孤一時幽興  
豈容負況對蓬島神仙圖篆烟凝坐共心賞盡  
醉更把空尊對懷人未免有芥蒂處世已覺無  
廉隅分江小鼎煮粟粒誅茅別墅營屠蘇遠山  
但藉一枝杖中流誰辨千金壺菊籬秋香晚未  
減松窓月色寒相紆我行不武分歛迹安得甘  
草資蝨驢

中書舍人王暕嘗謂予言少師楊公東華鐵獅子  
舊宅是元許有壬中丞之第云云因貽書叔簡

尚寶求其詳答書云先高祖景行侍制爲許公  
同年進士高祖致政入京時館于許聞之先公  
云西小廳內粉壁上有高祖所題數字壁久湮  
滅亦不知爲何字而許公曾差廣東買馬路經  
泰和則主於寒家學後所住之屋是其遺址蓋  
是時高祖休致在家與盤桓者數日今本縣儒  
學大門所刻道義之門四大字卽其時許公親  
書也近得太僕丞安陽許顥所寄圭塘小稿後  
見海昌朱永年之子禋識云幼曾聞少師公言

吾私第前元許中丞故宅也昔吾曾祖待制公嘗留題壁間至今墨痕猶在又曰許公文稿亂後散失畧盡吾亦頗存其數帙等語好問簡討書云顒字孟敬同年進士也嘗爲安平令有政績陞今官求作圭塘稿序而云圭塘卷子諸名公墨蹟文及有壬登科錄具存其家孟敬又言先公至正集一百卷遺失久矣聞少師嘗收有嘗就叔簡少卿求之少卿云書籍在泰和許集有無未可知也

帥府茶會言及殺虎云虎骨之異雖咫尺淺草能身伏不露及其虓然作聲則巍然大矣殺虎法當用三支鎗虎撲人性勁必及中鎗卽殺者上格退次之左右鎗旣接可殺也又聞野豕力雄甚牙一觸馬腹卽潰其尤老者恒身漬松脂眠以砂石爲自衛之計鎗不能入也中官海壽射生有名無不應弦倒一日得老豕矢着輒火迸數矢不入一老胡教之云令數卒隨之作呵喝聲豕必昂首聽領下着矢彼必倒地尾後更



着矢斯仆矣已而果如其言

宣府廟學記彌陀寺碑二文皆出東里楊公廟  
學碑尤偉螭刻頗工蓋二石皆古墓舊石其舊  
文莫能記也因訪姚文公所銘浙西廉訪副使  
宣德府人潘澤民墓碑而知之古詩云後人重  
取書年月又云知作誰家柱下石又云留與田  
家夜搗衣觀是碑詠是詩不自知其感嘆之至  
矣嘗聞阮安督工建太學時悉取前元進士碑  
磨去刻字置之隙地今三年一立石皆此物也

若新建廟學之碑則卽程鉅夫國子學先聖廟  
碑石而又屬之鉅夫裔孫南雲書之當時亦以  
爲非偶然之故也

天順四年盛自兩廣入議八月 日

上有事西壇忝扈從衆皆盛服候 駕劉祭酒崇

益倏就前班偶閣老李公語退而見告曰太學  
有前元時加封孔子制碑臥草間欲具奏重立  
門下適請于李公公言此立則可耳何用奏崇  
益故有僚舊之好盛因復之曰此前代所立若

建學時因而不改可也今國子監建自我朝  
已有御製碑矣一旦遽立前代詔旨未宜若  
具奏重立恐亦未當况加封諸制已有史傳聖  
道重輕初不繫此須更商量後竟不知此事如  
何秀才朱佐偶及之乃知兩碑者既立而復仆  
矣秀才亦不能悉其如何也

予嘗謂已巳北狩一事大臣中持論不同本明  
白可知而或隱或見予頗自負以爲獨知之真  
內惟興安一人似昧報施以其全首領死牖下

也今日偶王棟舍人語頗不合棟之言曰當時  
內非興安外非于少保等持論之堅必與虜絕  
以愧之激之則天旋地轉不可得也雖亦主一  
說終非正論予畧與之辯棟笑曰興安受佛戒  
遺命化沉香龕子粉其骨作浮圖克供此豈其  
報歟

汴洛深山中多亂禽其聲多類人言一鳥云兒  
回來孃家炒麻誰知來土人以爲昔人有繼母  
偏愛已子者以生麻子授已子熟麻子授前妻



之子囑之曰植麻生者得歸家二子不知其謀  
中途幼子嗜食熟麻子遂彼此相易繇是其已  
子誤植熟麻子不得歸母思之至死化爲此鳥  
呼其子云其他類此者多不可勝數要皆好事  
者託事警世之意亦如所謂提葫蘆脫布袴之  
類耳

軍醫范真言鎮守太監蠡縣栢玉巡撫右副都  
御史祥符王宇兩人貌皆豐厚而所稟實異每  
治疾欲宣洩王服大黃三分卽一二行不止若

栢則瀕一兩重纔行也不同如此後栢之壽七  
十餘王僅及中壽豈亦繇稟受有厚薄而然歟

水東日記卷二十九

崑山葉盛著

六世孫重華較梓

六科舊僚題名余忝科名承乏侍近者幾六載  
壬申之夏始有出叅藩政之行俯仰今昔又十  
四五年于茲年間見予舊所稿六科題名一通  
從而觀之蓋豪傑之士用世之才籍籍有聞者  
比比皆然顧予小子庸庸碌碌不能無愧而龍  
去鼎湖則又不能無悲慨焉者於是以其字稱



邑里初升官位近據旁求略加增注謹錄置冊  
中亦以識一時遭際之榮海內交遊之盛有如  
此爾又安知他日不有子孫世講於斯者乎賤  
氏名在蘇嵩縣霖之下劉安福珉之上今不書  
且兵科先吏科者蓋題名予所爲也成化丙戌  
春三月上日中議大夫贊治尹都察院左僉都  
御史前承事郎兵科都給事中崑山葉盛識

兵科

李春

景陽

無爲

陝西左叅議

蔣性中

用和 上海

左

江西右叅議

婁昇

孟高

湘潭

黃仕儁

廷臣

富順 右

南京太僕寺少卿

唐世良

武進

浙江右叅議

姚銑

孟聲

都

蘇霖 濟民 嵩縣 左都

山東 叅政

劉珣 次珣 安福

廣西僉事

孫祥 廷瑞 大同

右副都御史

單浩 志廣 安陸

南京工部右侍郎

豐慶 文慶 鄞縣

河南右叅議

王宣 明理 淇縣 左

四川左叅政

王鉉 宗鶴 上虞 右都

河南 叅議

錢澍 民望 金壇

長沙府知府

谷茂 秀實 簡縣

貴州 叅議



李英

尚賢

合州

貴州 叅議

劉清

廉夫

滁州

刑部右侍郎

方輔

廷臣

淳安

江西 叅議

張海

朝宗

錦衣

饒州府知府

嚴誠

克誠

京山

鄭林

伯森

常山

劉彝

惇倫

安福

廣平府知府

吏科

孟鑑

克明

博野

都

戶部右侍郎

姚夔

大章

桐廬

南京刑部右侍郎

包良佐

克忠

蘭溪

張固 公正 新喻 都

大理寺右少卿

翟敬 致恭 大興

大僕寺右少卿

張讓 孟謙 當塗 都

程信 彥實 河間 左

山東右叅政

王汝霖 民望 崑山

河南左叅議

喬毅 志弘 樂平 右都

大理寺寺丞

李讚 公美 山陽 左都

山東右叅政

毛玉 良器 武進

王芳 宇直 金溪

潘榮 遵用 龍溪 右都

楊瓚 廷器 壽張 都

陝西右叅議



蕭斌 德宜 朝邑 左都

通政司左通政

戶科

李素 尚文 安邑 都

光祿寺少卿

錢奐 文昭 鄞縣

廣西左叅政

馬顯 文明 廣平 都

河東鹽運使

劉福 慶之 益都

陝西 叅議

王庚 仲京 江夏

山西右叅政

李侃 希正 東安 左都

詹事府府丞

錢森 廷茂 慈溪

雲南 叅議

王竑 公度 河州

右僉都御史

莊敏

晉江

雷州府知府

陳厚

宜載

清江

何陞

文達

淳安都

河南 叅議

李錫

祐之

臨清

陝西左叅議

成章

文達

景州都

經歷

高崇

惟志

金鄉

浙江 叅議

白瑩

樂昌

博羅

潘本愚

興化府知府

楊學

文敷

江津

山西

叅議

禮科



章瑾 用欽 會稽 都

禮部右侍郎

余忭 士悅 奉化

府知府

王詔 伯宣 衡陽 右 都

通政司 叅議

劉綱 建紀 禹城 都

陝西 叅議

于泰 文達 陵縣 左

山西右叅議

金達 復顯 鄞縣 都

長蘆鹽運使

李春 遇時 章丘 左 都

光祿寺少卿

李實 孟誠 合州 都

兵部右侍郎

張聰 士敏 陽曲

鈞州判官

張軾 子敬 瀘州

雲南 叅政

陳謨 嘉言 安仁 左右

東平州判官

楊穰 景實 咸寧

通政司 叅議

丁本 弘道 嶧陽

福建 叅議

江玘 用良 錢塘

山東 叅議

劉觀 尚賓 武進

湖廣 叅議

刑科

劉孚 誠之 泰和

廣東僉事

祝顥 維清 長洲

山西左叅議

宋儒 宗魯 鄞縣



江西僉事

鮑輝

叔大

平陽

王復

初陽

固安

通政司右叅議

王理

淑庸

安福

四川 叅議

林聰

季聰

寧德 都

司直郎

王鎮

景安

濟寧 左 都

經歷

曹凱

宗原

益都 右

浙江 叅政

洪本昌

景隆

池州

湖廣僉事

劉璉

宗器

宛平

光祿寺少卿

劉益

崇益

吉水

湖廣右叅議

徐正

惟中

吳江

司馬恂

伯如

山陰

洗馬

尹旻

同仁

歷城

通政司

參議

劉洙

東周

貴溪

應天府府丞

羅晟

公亮

臨安

河南僉事

姚旭

景陽

桐城

判官

徐安行

允端

永嘉

工科

李震

用初

大興

南京通政司左參議

尚達

兼達

東平

陳宜

公宜

泰和

應天府府丞



張瀾

遂本

瀘州

興化府知府

張文質

允中

昌黎

都

通政司

叅議

路璧

斐資

安福

雲南 叅政

張敏

時敏

宛平

工部右侍郎

奚倫

守常

宣城

國盛

永盛

淄川

左

通政司

通政

王讓

克讓

宛平

右

都

湖廣 叅政

曹鼎

萬鑑

寧晉

平樂府通判

霍榮

文華

盩厔

孫昱

廷昭

濟寧

左

山西 叅議

黃暉

建昌

廣西僉事

水東日記卷二十九

水東日記卷三十

崑山葉盛著

六世孫 重華較梓

南軒張先生曰今州縣祭社却是要之祭時當築一大壇於山下望山而祭今立殿宇已為不經塑為人像又配之以夫婦褻瀆甚矣以是觀之宋祭社稷嘗為屋矣若設壇石主以祭以報以祈我朝得禮之正無踰焉

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之風俗水旱疾疫必



水東野記 卷三十一  
禱焉有唐乾元二年秋七月不雨八月既望縉  
雲縣令李陽冰躬禱于神與神約曰五日不雨  
將焚其廟及期而雨合境告足縣官與耆老羣  
吏人自西谷遷廟于山巔以答神休此宋宣和  
中縉雲以陽冰篆書舊文重勒諸石今尚存歐  
陽公則云當時天下皆有城隍神而縣則少也  
范文甫嘗問於程伊川到官三日例謁廟伊川  
曰正如社稷先聖又如古先賢哲謁之又問城  
隍如何曰城隍不與土地之神社稷而已張南

軒治桂林毀淫祠諸生日從游雅歌堂後見土  
地祠依城隈令毀之曰此祠不經甚矣况自有  
城隍在問既有社莫不須城隍否曰城隍亦爲  
贅也然載在祀典今州郡惟社稷最正陸游嘗  
記鎮江府城隍廟謂自故時祠漢紀信爲城隍  
神莫知其所以始因以爲爲善之報亦正論也  
又嘗云唐以來郡縣皆祭城隍今世尤謹守令  
謁見其儀在他神祠上社稷雖尊特以令式從  
事至祈禳報賽獨城隍而已禮不必皆出於古

求之義而得揆之心而安者皆可舉也元吳草廬亦嘗記江州城隍廟云江右列郡以漢潁陰侯灌嬰配食或者以侯嘗定豫章諸郡而然也我朝洪武元年詔封天下城隍神在應天府者以帝在開封臨濠太平府和滁二州者以王在凡府州縣者以公以侯以伯三年詔定嶽鎮海瀆俱依山水本稱城隍神亦皆改題本主曰某處城隍之神四年特勅郡邑里社各設無祀鬼神壇以城隍神主祭鑒察善惡未幾

復降儀注新官赴任必先謁神與誓期在陰陽表裏以安下民蓋凡祝祭之文儀禮之詳悉出上意於是城隍神之重於天下茂以加矣

張遂郎中持文山像求題上有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錢塘于謙贊且云于公座側每懸置此像數十年一日也其辭曰嗚呼文山遭宋之季狗國忘身舍生取義氣吞寰宇誠感天地陵谷變遷世殊事異坐臥小閣困于羈繫正色直辭久而愈厲難欺者心可畏者天寧正而斃



弗苟而全南向再拜含笑九泉孤忠大節萬古  
攸傳我瞻遺像清風凜然

江水鄉蚊蚋甚惡予方窮居日以爲苦因哀腹  
笥得蚊事廿有七古聖賢無一言之褒是爲可

誅也作誅蚊賦其辭曰惟朱明之肇序兮迨白  
藏之紀時火爍金而方熾露漱玉而易晞眷羲

和之自東起咸池日所出處而徂西邁崦嵫日

所入山也見離騷以頓轡歸矇汜日所宿處也

見選雜體詩而匿暉羣陰之綽綽襲夜氣之

索索爰有黍民古今注號蚊蚋爲云云出于廬

霍呼朋引儔訝雷車之殷殷聚蚊成雷見前書

填空蔽野疑雲陣之漠漠梅聖俞詩云利觜踰

麥芒之纖狹翅過春冰之薄其賦形而至眇其

爲害而甚博豈泰山之能負荀子云蚊負山詎

九牛之可搏漢書搏牛之蝱較爾力以何施念

爾欲而甚約飲不過於滿腹性無饜而肆蝨若

乃皓魄之亭亭萬木之欣欣悼永晝之執熱徙

綠蔭以怡情遽見而稍稍復輕颺以營營白

鳥

見下註

念炎熇之未去曾須臾而靡寧

伺人於燕息則東家之夢何緣而見姬旦宋

子京有蚊蟲黝人之句人於尊俎則鹿鳴之燕

何繇而娛嘉賓以是而肆毒於人何名乎仁載

引其類載鼓其翅但知進而忘退不顧害而貪

利墜仙鼠古今注以蝙蝠為云云之腹而莫追

莫悔投秋蟲羅隱賦謂蜘蛛為云云之網而自

捐自棄衝鬱攸而致燔望銀缸而還墜以此而

速禍于已孰名乎智仁既不足以強名智又不

足以自蔽徒肆情以饗饕餮競鼓吻而啜噬宜先

哲之永歎謂通夕而不寐老子云蚊蟲嗜膚則

通夕不寐見莊子慨蠢蒙其何識亦炎涼而絕

義故有蓀壁琰槐椒房璇題䟽寮豁其文綺繡

薨煥其陸離圍鮫綃以雲障焚椒蘭而霧迷乃

戢翼以遠遜縱含毒而莫施以貴嬪之被寵而

不替不螫南史孔貴嬪本傳畏長遜之當路而

莫近莫窺南史長遜本傳其或柴扉槿居蓬室

桑樞方親闈之定省政黷堂之卷舒或漂流於



羈旅或迫促於郊墟乃引利喙以競進其逞貪  
心而自腴致晉室孝子獨當以身晉書展勤而

高郵貞女

高郵有露筋小娘子廟

莫全其軀嗟

乎蚊乎貴者要者既屏息以遠止貧者賤者又  
窮欲而紛如顧余躬而何較念爾虐其有餘其  
間別種稟性尤酷實尖其觜實班其腹實細其  
身實豐其毒感變化於天工載惆悵於羽族仙  
禽遠害必翔于九臯神鳥覽輝乃集于王谷傳  
信之鴈目斷而莫至報喜之鵲日聆而不足此

固曠然而難見爾乃頽然而難逐可憐爾之輕  
而翽不耻人之厭且辱也蓋嘗究厥譜系考于  
典集實虫尤之餘孽始涿鹿之誅殛僅存膚血  
之遺餘致滋種類之蕃息見幽冥錄或別派於  
腐壤或聚族於幽濕惟可夜游鮮從門入

驟致身於雲臺而羽翼翽翽

鷓冠子雲

臺之高而蚊蚋適以翽翽

遽逞威於河內而人

馬籍籍

古今注河內有人嘗見黍米許大人馬

滿地取火燒之皆化蚊蚋飛去

但類非出于華

胄實盡銜於毒螫宜見憎于世俗夫豈間於今昔惟小白之昏昏卧柏寢而悒悒念白鳥之阻飢褰翠幘而聽入見金樓子曾醜類之莫去宜

豎刁之僭逼此鑿既明汝惡既極將不復汝容

而搏之特吾一振手之力爾因又將駮空中之

駮挫汝之精空中有物其名為駮聞蝻蟲之聲

則挫其精爾雅修江東之鷓而不復孕汝之形

江東呼鷓為蚊母此鳥吐蚊故名舉所為蚋者

而族烹於秦鑊秦謂之蚋取所謂蚊者而築觀

於楚廷楚謂之蚊永滅蚩尤之裔庶使天下之

為人臣者得以安其君大慰勤猛之志又使天

下為人子者得以寧其親不復使無用之物無

窮之毒存於世此誅蚊賦之所以名也右先太

師丞相雍國忠肅公所著也先公文集舊刻蜀

中成書未久焚於兵火曾叔祖寶慶府君將求

而刻之湖南亦未及如志而運革內附後先叅

政廣求之不能得睂州故人史公孝祥守興化

聞黃伯固家有之邈不可得也集在京師屬閩



教授謝中物色之來報云有軍官好書購得此  
欲藉手與集相見然終不能得之先叅政至泚  
從親戚韓大則得誅蚊賦草於侯頤軒道士處  
蓋大德庚子歲也故人閑上人亦蜀中同出東  
南之家以舊故自吳山訪集臨川山中問此物  
所在而視之則得之三十六年矣而先叅政亦  
棄諸孤十七年詩書之緒不絕如綫感慨今昔  
血涕隨之偶得此卷錄送上人貴得存遺珠于  
旣失尚故物之可求也元統乙亥三月二十七

日集謹識宋之南其宰執唯虞雍公爲最賢觀  
其誅蚊賦所謂使天下之爲人臣者得以安其  
君天下之爲人子者得以寧其親則知公之志  
誅惡鉏姦者欲以寧君親也其以忠孝教天下  
後世者至矣伯生世其家學能於聖時致身西  
清被寵眷也殊甚及閒寂中乃書先太師此賦  
以贈人其志亦有所在乎閒上人再見伯生其  
爲我論之和林魯威叔重父題 因讀誅蚊賦  
深憐愛國情三公登間謀四海失昇平早覺文

東坡詩話 卷三十一  
章貴爭期德業成雲仍蒙世祿翰墨負時名丹  
丘柯九思賦 黍民肆毒不勝誅屈宋文章太  
史書滄海遺珠留得在白雲深處伴僧居洛生  
王敬方父作更生佛兒爲命世英西州睹威鳳  
南國剪長鯨不厭朝廷小終扶日月明誅蚊賦  
重錄妙墨世從衡遂昌鄭元祐觀雍公少年之  
作可以豫見報國之志觀邵菴詳書之意可以  
深惟追遠之情忠孝藹然萃于一門嗚呼盛哉  
閑上人同是蜀人故獨得之當刻石寺中以傳

未久庶不爲他時夜壑舟也

年 月

日後學蘇大年頓首謹書

予往年在廣中有均平徭役痛折豪右不禮荅  
京官不容生員虐利膳錢等事近復來邊首飭  
邊墻壕塹數萬丈次修築屯堡五百餘座以及  
黜去賊貪老耄將佐等事不過瑣瑣効職亦所  
以扶植貧窮保全地方之意奈何得謗紛紛莫  
能止息雖間見奏牘亦不能什一敷露或付之  
呵呵不則仰屋切嘆而已偶讀晦菴荅王子令



二書乃知前人亦曾受此苦楚也書曰示喻曲折具曉所謂但區區之意初見彼間風俗鄙陋汗濁上不知有禮法下不知有條禁其細民無知猶或可憐而號爲士子者恃彊挾詐靡所不爲其可疾爲尤甚故於此輩苟得其情則必痛治之蓋惟恐其不嚴而無以警動于愚俗至於廉退好修之士柔良鰥寡之民則未嘗以此加之也細民藉藉不知此意妄生恐懼而彼爲士者亦何遽至畏縮而不敢來相見乎若果有之

卽是其見識不高趨向凡下無以異於愚民爲政者亦安能每人而悅之哉至如經界一事固知不能無小擾蓋驅田里之民使之隨官荷畚持鍤揭竿引繩以犇走於山林田畝之間豈若其杜門安坐飽食而嬉之爲逸哉但以爲若不爲此則貧民受害無有已時故忍而爲之庶其一勞而永逸耳若一一恤此必待其人人情願而後行之則無時而可行矣且如此間紹興年間正施行時人人嗟怨如在湯火之中是時固

九東日誌 卷三十 十一  
目見之亦以爲非所當行但訖事之後田稅均  
齊里閭安靖公私皆享其利遂無一人以爲非  
者凡事亦要其久遠如何耳但惜乎此事未及  
下手而上下共以私意壞之使人預憂其擾而  
不見其利此則非熹之罪而當世自有任其責  
者尚何言哉然當時若更施行則其擾不但土  
封而已不知噂沓又復如何也若便指土封爲  
擾而謂經界之不善則如子令者亦未究此利  
害也桂林之行亦引此自列然後得免後世當

有知此心者耳又一書云所喻土封事當時却  
無人來論訴亦無八仔細說及熹又尋卽去郡  
故其事不及露而失於究治耳但如來諭所云  
所費不多不能與之訟於官府則其爲害應亦  
不至太甚但今已不行無可得說便且借此爲  
話端而興謗議耳若果盡行則熹自料雖使更  
用嚴刑峻法此等小擾亦恐終不能免其謗必  
有大於此者而如子令者亦將有畚悔青苗之  
議矣此可付一笑也少時見所在立土封皆爲



人題作李椿年墓豈不知人之常情惡勞喜逸  
顧以爲利害之實有不得而避者耳如禹治水  
益焚山周公驅猛獸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  
功想見當時亦必須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  
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逸我自  
不怨耳子令議漢事甚熟亦曾看漢高初定天  
下蕭何大治宮室又從婁敬說徙齊楚大姓數  
十萬於長安不知當時是費幾箇土封底工夫  
而不聞天下之不安其於今日事勢何如也及

考之與留丞相等數書內拳拳切切及經界事  
而竟以漳州進士吳禹圭等沮而罷先生所以  
有伉拙竒蹇一出而遭唐仲友再出而遭林黃  
中今又遭此吳禹圭天實爲之之嘆噫好事難  
成固亦久矣

予自癸未歲廣州病後切欲圖寫陋容以貽于  
家甲申八月東朝房每舉以告知友如姚大章  
尚書岳季方翰林諸公乃各舉所知宛平陳啟  
陽揚州史政輩凡五人稿亦十餘易無一肖者

已之矣是年九月抵宣府得雲中李芳始能彷彿一二諸公嘗云貌有不易寫者聞之久矣中書舍人東陽吳正希純嘗寫東里楊公坐立像及其諸子隨行像一一皆逼真建安公一日見之大驚異且曰吾平生傳神不啻數十人無一得真希純乃能若是卽躬造希純請焉希純亦爲之屢易稿卒無一似此亦事之不可曉者

水東日記卷三十

水東日記卷三十一

崑山葉盛著

六世孫重華較梓

江南並海之河江港汊通潮汐者土人謂之渾潮來一日泥加一箬葉厚故河港常須疏濬不然淤塞不通舟楫旋成平陸不能備旱澇矣塞北風沙數日輒一作作或連日塵几撲窓至不辨物色近日打掃積年封閉卷房塵沙積地踰尺其細如粉所謂塵世濁世者是已



戲談於凡四方人多以其土名或土俗土物爲  
標榜如南人曰蠻子西人曰豹子之類獨河南  
人曰偷驢賊曰版腸不知何說嘗見河南一士  
人云宋祭酒嘗過雒士人挽留之不從以其步  
蹇藏去公怒作詩曰蹇驢掣斷紫絲韁却去城  
南趨草場繞遍雒陽尋不見西風一陣版腸香  
又云宋學士也夫因詩得名因詩定品如唐羅  
隱盜得之欲其賦詩等事世多有之但二宋在  
國初皆以文章德行致大名故無此事亦決非

其言豈亦薄俗駕託一時戲謔之言耶吳越間  
又有一等謂之俚鄙文譏刺上下無所不有且  
極其工巧人畏惡之古者異言有禁如此之流  
不謂之異言而何

前人所作墓文碑志序稱述子婦者甚少詳書  
其子之行實生卒及婦家之世出以及系男女  
之名者加少也圭齊之於圭塘家獨然豈亦變  
例歟又其叙祖考官諱亦皆異而孫婦讓封於  
祖姑此亦有元時制而於是碑有考况斯銘隔

句雙韻語險辭嚴尤奇也是以具錄之 有元  
贈中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  
軍追封魯郡公許公神道碑銘有序 安陽公  
居政府之五年一日得請于朝既釋機務將歸  
省其先塋於洹水之陽以顯考魯公行狀命其  
友歐陽玄文諸神道之石玄惟方今公卿大臣  
辭翰擅美無以右安陽公兩都有大營繕諸臣  
僚家先世碑版咸以奏請屬筆安陽公爲榮於  
法當援吾宗堯文忠公例自表厥考崇公之阡

又自書之爲宜安陽公堅辭以爲不可乃勉叙  
其行實而銘之魯公諱熙載字獻臣姓許氏生  
七歲孤太夫人挈之依外家公幼有異質處群  
翳中終日持重寡言稍長攻讀書習爲儒二十  
能舉子業有雋譽年及受室娶里中名家外舅  
仕湖廣行省公欲就學東南因往焉遂爲當道  
所知以行省檄辟德慶路提控按牘繇是以本  
職歷永衡兩路湘潭一州凡三考成資調長沙  
稅使遷臨江撫州兩路總管府照磨進將仕郎



湖廣行中書省理問所知事改從仕郎會福院  
照磨兼管勾承發架閣庫位不滿德而所至稱  
職吏服其能民懷其惠不可悉數其一二存諸  
簡書略見始末者若在德慶時鄰獠軼境州將  
趙往督捕府無他官以次攝事公料丁壯輸糗  
糧高城深池備禦有法會城中民饑比馳狀請  
粟而先以賑貸民用無他虞將士俘鹵有愬非  
辜宣慰部使者襍譏之渠帥利所獲從 執爭  
公駁之曰寇徒脇從猶當理出王民躡入賊衆

又從而臧獲之可乎上官用其議薄有左驗皆  
免爲民 公以新進下僚代總郡寄一切興  
發事皆已出當道意頗替之寇平吏民咸稱其  
應變方畧有餘又見其面折元戎脫民于俘乃  
更賞嘆共剡薦之在永永尚巫鬼里社昇土木  
偶相昏晨服食共具以侈相誇民坐凋劫公裒  
樊侯毀淫祠數百區以窒其妄又撤其材以給  
黷舍公廨倉庫之用公私便之在衡安仁盜袁  
舜一怨苦播州餉負險挺亂旣誅朝廷宥其餘

黨甚衆民有越軍若爲竊攘者有司得之獨以強論不赦公曰彼從盜爲亂猶貫殊死此因亂爲盜乃服上刑不可請併舍之議上卒從其言在湘潭 范重二者嘗過友家乘虛擲 供佛鐵器以歸友踪跡甚急范慚怖而返之物游徼發擿之拘范及友於官公推讞得實旣而有赦吏欲墨范臂景跡其身公謂詞未送官物先入主法不涅亦不當錮范卒爲良民在長沙征算不苛羨增秋毫歸官在撫州豪民有龔胡者

爲造楮幣十餘年轉鬻閩浙聲已狼籍計蹙自首官疑有隱索之闕地得宿用版印緹數皆倍所首獄輸朝廷遣使分道處決龔厚貲祈免姻族又助其營抹已議減死公持不可曰首寡隱多去未存本與未首同衆莫能蔽乃置諸法末奉祠在京祠祿優暇而年近休致諸子又皆顯融力請謝事未報得痞疾薨于官生以中統二年辛酉十一月丁亥薨以泰定四年丁卯二月癸酉壽六十有七葬以是年十一月壬午祔安



陽武官原新塋許氏世居許昌曾高已上金亂  
失譜祖考隱德曠僚諱信考贊彰德湯陰因徙  
家焉初贈亞中大夫彰德路總管輕車都尉追  
封高陽郡侯再贈嘉議大夫僉書樞密院事上  
輕車都尉追封魯郡侯諱毅妣以孫婦趙氏讓  
封初追封湯陰縣君再封高陽郡君累封高陽  
郡夫人進封魯郡夫人姓宋氏公初贈嘉議大  
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高陽郡侯進贈  
中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

追封魯郡公配高氏萬寧縣尹榮女初封恭人  
再封湯陰縣君累封高陽郡君進封高陽郡太  
夫人追封魯郡夫人恭謹令淑孝敬事姑惠慈  
睦嫺性多愍惻尤樂施予聞故舊家有喪致廢  
飲食極閭里貧病如抹溺焚魯公待客好豐諸  
子隆師蓄書嘗鬻簪珥以繼其資雖居中饋經  
營彌縫能使夫子處約之久不失令名有古賢  
媛之風焉至順二年辛未五月庚子卒于揚州  
壽六十有七繇僉樞而下皆以安陽公貴推恩

伯子有恒大寧路儒學正調大理路軍民總管  
府知事篤於養志力於幹蠱魯公年四十不親  
細故內獲夫人儉勤之助外藉伯子開敏之資  
用能安居樂道專致教子以有今日先魯公祥  
之二日卒年四十有五時論惜之娶李繼狄集  
賢直學士文中之女仲子有壬是爲安陽公登  
延祐二年進士第初授同知遼州事歷山北廉  
訪司經歷吏部主事南臺內臺監察御史詹事  
院中議中書左司員外郎右司左司兩郎中兩

淮都轉運鹽使兩爲叅議中書省事治書省御  
史陞中奉大夫兼奎章閣學士院侍書學士同  
知經筵事拜中書叅知政事轉通奉大夫以本  
官知經筵事在位有相業臨事決議不愧古人  
以封讓祖姑者其初娶景州儒學教授永平趙  
兼善女金源世科進士家也繼室趙氏銀青榮  
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魯國公世延女也並封  
魯郡夫人叔子有儀經筵簡討武昌水陸事產  
副提舉娶劉平江知州傑之女季子有孚國學



上舍生登至順元年進士第授承事郎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改湖廣行省簡較官娶張繼賈安慶總管汝三女也女二長巽貞適江西行省都事趙彛次安貞未嫁而卒孫男四寶山燕山白耆黑耆孫女五小茶三茶增茶順茶相茶公器識深長學問篤實內行慎獨外交盡忠性不能酒長夏盛暑衣冠儼然書不釋手爲貧謀養不擇祿仕間關外補四十餘年僦屋以居糴市以食親故嘗靳之曰君位劣祿薄親年又高何

猶介至是公笑曰爲臣當廉何有大小之別記獨不云小臣廉乎宋夫人年二十八居婺守節自誓迄公成人教育甚至公逮事終身子職無闕司征長沙作綵衣堂以志其樂宋夫人病力力求去職侍疾寢食爲廢初喪號慟絕而復蘇旅殯原上苦出廬墓者三年每晝端坐木下狀如泥塼樵夫牧豎迫而視之始驚爲公年踰五十時祭必哭哭必致哀喪禮倣古不用緇黃人始議其儉及送終之厚祀事之豐莫不願習行

之既祥非疾病蔬麪不撤臨江之除訝吏再四  
必後其妻孥守丘壠乃去今長沙人卽公廬墓  
之地作書院以表其孝請于中書得永額所植  
松柏愛護之成林晚歲研精理學易簣之年正  
月朔日命諸子講周子太極圖說至原始反終  
慨然而嘆因論人生修短有若將終焉之意舅  
氏宋君寶蚤年擇師訓公遇若已子公迎養以  
禮有子爲娶令族俸入盡以資之始生彰德之  
東程岡因以東岡爲號後更號真拙著經濟錄

四卷女教六卷尤長於詩有東岡小藁傳于世  
仁廟初策進士漢人賜緋者十有一人唯安陽  
公年財二十有九父母具慶時人歆之每以爲  
義方之勸公在會福安陽公官已卿士而公身  
教嚴厲安陽公出入必咨廩然前修家法公疾  
禱神謁醫靡不極至公薨貧不能治歛又思得  
美槨哀慕不知所爲朝廷聞而厚賻之始克歸  
葬公葬墓土未燥安陽公數遷遂至宰輔故贈  
親之典備極哀榮惟公生平種德行義自厚其



躬而逡巡退託未嘗有幾微責報於天求上於  
人之意迨夫積善之報在理必然則人固莫之  
與京天亦莫之或違也狀公行者爲今南臺侍  
御史濟南張公起巖志公壙者爲今御史中丞  
浚儀馬公祖常至玄爲神道碑三人皆安陽公  
同年進士嗚呼斯亦他貴臣家所難而魯公有  
焉銘曰允矣魯公生而敦龐爲儒則通治吏不  
尤儒通不窮若歲徒杠吏尤則蒙乃昏然釭發  
聲粵禹初武之疇嬰身事衝不振不撓憂民有

忡遇事無懼或縱爾于置或逸爾于鋌或觸爾  
倥侗或鞅爾幻唵世涂憧憧公志倥倥爲于瀕  
瀕與俗異腔且行且邁孰搏孰控盤桓令終德  
厚信矸荆士景從鹿隱維龐江夏向風黃孝無  
雙醜河爲灘導岷爲江滂源之鴻沿流澹澹高  
陽豐彤庭堅龍降仲才棟隆仲力鼎扛公也亢  
厥宗仲也爽我邦洹水沖澗太行崆峒偁山爲  
雄厥水勿泆若堂其封堅珉如珏石人載礪其  
樹如幢仲詞春容銘諉友燾公當如崇仲盍表

于瀧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  
史兼國子祭酒歐陽玄撰翰林學士承旨榮祿  
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趙孟頫書篆能靜處士  
茅紹之集勒至正四年歲在戊寅八月吉日建  
天順七年予在廣東肇慶軍前用舊韻集趙子  
昂詩五絕句寄永熙致之群公首章云我來君  
去苦相違蕭索山川樹影稀知己如今居鼎鼐  
休文何事不勝衣時永熙甫自關北遷兵部也  
明年五月予入議過浙時永熙遷官在藩司留  
連數日別去夫孰知不久而予再爲關北之行  
又不久而永熙起巡二廣而此詩竟成前讖耶  
不偶然也近又簡交游集景泰中予在赤城欽  
謨自史館集唐詩二首見寄首章亦曰南征復  
北還離居不可道封侯竟蹉跎志士白髮早平  
生一片心未得展懷抱斯又謂之偶然可乎吁  
亦異矣

登州蓬萊縣納布老人言海市惟春三月微微  
吹東南風時爲盛多見者城郭樓觀旗幟人物



皆具然變幻非一或大而爲峯巒林木或小而爲一畜一物皆有之其色類水惟青綠色大率風水氣旋而成西風北風無之故冬月則罕見也蘇東坡有海市詩云

朱子答張仁叔之問曰李愷百畝而收百五十石者粟也晁錯百畝而收不過百石者似恐是米然則其多少固有不同矣粟一石直錢三十文一歲而止用三石可見古來錢重然其賣買皆然則人亦不以爲病也又按宋鄭宣撫鎮蜀

時於關外四州營田二千六百餘頃除糧種外歲入官十四萬斛有畸及其於金州營田五百餘頃歲入却止萬八千餘斛以此觀之其爲不同者或者四州田腴金州田薄之故則晦庵粟米之分所料亦恐未爲的當也宣府官田成化二年所種四千餘頃收麤細糧止及七萬四千之上較之吾崑旱麥水稻田土每畝歲收米麥四石之上則關北地土可謂最薄也已

軍中探聽賊中動靜消息及專備急幹使令之

人如宋時西邊所謂急脚急步者今湖湘謂之  
健步西北二邊稱夜不收惟廣中則稱緝事軍  
此輩固自有得力人但其間儘多虛誑壞事受  
賄通賊小人顧亦在於用之者何如耳

水東日記卷三十一

水東日記卷三十二

崑山葉盛著

六世孫 重華較梓

英宗皇帝一日御祥鳳樓恭順侯吳瑾撫寧伯朱

永等被 召入侍時忠國公新第成

上顧問左右曰此何人居也永等謝不知瑾獨叩

首對曰此 王府耳

上笑曰非也瑾曰非 王府則誰敢如此

上顧太監裴當曰爾聞若所言乎蓋忠國新第極



其宏侈

上久疑之而亨昏愚不自知此亦驂乘之萌耳平  
胡將軍總兵官撫寧侯景昌云景昌曾被眷遇  
能談舊事其言亦不妄惜師行匆匆不暇他及  
姑記此一事尚有俟於他日也

宋劉文節公光祖蜀簡州人與晦庵同時同道  
端人正學晦庵極其推重敬服朱子大全正集  
有與劉德修書一通續集所編三通內重出卽  
前正集一通別集又有一十一通後又有三通

皆題曰後溪之曾孫曾元家藏顧山周拱維贍  
以朱范遺墨卷見貽晦庵真蹟片紙蓋卽別集  
之前第十書也但首尾月日具禮官位寒暄叙  
次數語特完耳卷中有吳思庵先生題字考論  
既當矣而予頗以大全編次前後失倫畧爲叙  
正錄附其後德修書次另一小帖亦出親筆但  
疑其非與德修者茲不復論若范石湖書則析  
出別裝也 二月十一日熹頓首再拜上記德  
修宮使直閣左史舍人老兄項因閣中人還報

狀不知已達未也不聞動靜又許久嚮往德義  
未嘗去心比已春和恭惟燕居超勝台候萬福  
熹自去冬得氣痛足弱之疾涉春以來益以筋  
攣不能動轉懸車年及不敢自草奏又嬾作群  
公書只從州府申乞騰上乃無人肯爲作保官  
者近方得黃仲本投名入社亦未知州郡意如  
何萬一未遂卽不免徑自申省矣機穽冥茫不  
容顧避姑亦聽之而已去歲數月之間朋舊凋  
落類足關於時運氣脉之盛衰下至布衣之士  
亦不能免令人愴恨無復生意然此豈人力之  
所能爲也哉偶劉主簿還蜀附此草草邈無會  
面之期惟冀以時自愛爲吾道倚重千萬至懇  
不宣熹頓首再拜上記

山西疆理圖蓋山西左布政使丘陵封來印本  
名山大川如恒霍黃河之類間見一二若太原  
有晉王府大同有代王府其分封支邑尚多護  
衛等屬此皆不具所具者都布按三司行都司  
一行太僕寺一河東陝西都轉運鹽使司一府



三州二十一直隸者五府屬者十六縣七十五  
直隸者十七州屬者五十八衛二十所一百九  
守禦所八衛屬所一百一內磁州守禦所別在  
河南界中此之直隸寧山衛蒲州守禦所蓋在  
山西境內所謂犬牙相制云抑予于斯圖有感  
焉景泰壬申夏以叅政之任駐太原不過旬日  
卽爲雲中上谷之行未幾有協贊獨石之命自  
是望并州如故鄉不復得西轅也茲復臨邊雖  
山西之民間得再見然亦一切從事于芻糧徵

納督過之而已蓋無毫髮之惠及于山西之人  
而吾昔者固嘗食其廩而役其力矣情何如哉  
當時號同官者頗多以不坐藩司亦有至今不  
相識者謾記于後正恐不能無遺漏焉耳

左布政使楊鼎廷 噐扶溝縣人

張茂景芳 咸寧縣人

右布政使侯復 昌平縣人

陳翌冲 霄虹縣人

左叅政王英 閩縣人

劉訓忠言麻城縣人

右叅政王庾仲京江夏縣人

楊璿叔璣無錫縣人

左叅議祝顥維清長洲縣人

右叅議郭恕安仁鷄澤縣人

魏琳廷珪肥鄉縣人

于泰伯亨德州人

畢鸞冲霄井陘縣人

崑山龔鈍菴老先生今年八十七矣碩德奧學

歸然鄉邦之重偶於書笥中得其景泰中寄來  
關北民風詩數章有杜荀鶴時世行風致以其  
與流俗輩所爲空言無補之詩不同且於吾徒  
在人上者有警也錄置冊中云民風詩七言近  
體八首種田生計如蟬翼非橫其如貪暴何散  
者每廉收者厚得之常少失之多鰥孤未免爲  
溝瘠官府何曾媿橐駝莫爲清高風雨隔蓬仙  
須聽玉川歌 疫癘饑荒相繼作鄉民千萬死  
無辜浮屍暴骨處處有束薪斗粟家家無只緣



後政異前政致得今吳非昔吳寄語長民當自  
責莫將天數厚相誣

後政指某前政指某

昨

過任溪南北村百家能得幾家存春秋旦暮常  
愁餓父母妻孥半病瘟荇粉磨成連濁土榆皮  
剝盡到深根相逢無復人形狀兩頰何曾斷淚  
痕 釜可生魚鮓有塵此言今日始知真極貧  
只爲無他業大患皆因有此身顧行耻隨偷作  
伴惜名樂與死爲鄰西風昨夜動寒信凍殺不  
知多少人 賦得田家苦楚吟一番歌咏一傷

心妻孥命賤等黃土薪米價高同白金四隅常  
有盜賊警百里寂無鷄犬音相逢父母聚頭哭  
淚滴洪波到底深 自憐鬚髻白如銀不道今

年遇此迤數畝薄田俱付水百般老病盡隨身  
念渠漂泊無家者與我同爲失所民終夜悲吟  
聲不絕半因憂已半憂人一經水旱便流離  
風景蕭條思慘悽到處喚春空有鳥連村報曉  
寂無鷄頽垣棄井荒蕪宅苦調哀音凍餓妻更  
有社公同寂寞年來不復享豚蹄 說與農夫

聽我吟我吟真是汝規箴雖然此歲遭斯厄未  
必明年復似今寧使鳶鳥饜腐肉莫同鼠狗喪  
良心只今父母深憐汝日夜悲哀淚滿襟新令  
鄭公有愛民心

五言近體四首 歲運遭凶

厄民風可奈何不禁潮汹涌莫禦雨滂沱盡浸  
千家屋都沉萬頃禾乾坤浮日夜豈必洞庭波  
潮挾兼旬雨登時水橫流鯉從床下躍鷗向枕  
前浮措手知無地將何望有秋野翁如杜老口  
夜爲民憂 骨肉流離苦江湖歲月長露棲同

鳥雀草食似牛羊到處卽居處異鄉非故鄉問  
渠愁幾許洪水共湯湯 爲問水荒子何年歸  
種田岸塍俱壞盡屋舍久無全父母饑難忍兒  
孫凍可憐一朝如一歲安得到來年 七言絕  
句五首 無食無家種種難風霜漸迫敝衣單  
已知性命同螻蟻不死饑中定死寒常年村鼓  
響蓼蓼知是田家樂社公不道今朝逢社日但  
聞人哭水聲中 自從父母育微身叨長吳中  
七十春雖道幾番遭水旱不曾饑殺許多人



常歲朝曦夕照邊千村萬落暗炊煙如今百姓  
流移盡只有滔滔水拍天  缺食小民方困苦  
憂時野老正辛酸聊成短述將何用或備仁明  
得採觀右拙作寫畢復得一絕併書奉上  鍋  
無粒粟竈無薪只有松楸可濟貧半賣半燒俱  
伐盡可憐流毒到亾人

丞相雍國忠肅公奏議序士不觀其常觀夫處  
其變而不失其常者斯可以爲士矣常也者天  
地之大經君臣之大義中國夷狄之大分而天  
下國家之大計也當平居無事時孰不陳大經  
明大義別大分語大計昌言放論若不可以斯  
須忘及一朝遇其變而忽然忘之視古今之常  
道萬世之正理乃安其所甚屈而莫之恤曾匹  
夫之勇不若也可勝嘆哉余讀雍國忠肅虞公  
奏議二百二十有七篇而慨然有感焉世但知  
采石之戰有七千之卒而却虜兵四十萬其功  
甚偉不可得而沒其實也然忘者猶曰是適然  
而已也曾豈知公於紹興辛巳之前巳因輪對

八身出說 卷三十一  
面奏虜必叛盟兵必分五道正兵必出淮西奇  
兵必出海道宜令良將勁卒備此二境其先事  
之識已絕出乎衆人之表矣逮夫出疆歸闕又  
極論之繇是高宗皇帝擢爲中書舍人而亮果  
叛盟上令侍從臺諫集議公獨曰今令成閔以  
五萬人守禦上流未之得也上流固當益兵然  
虜兵必出兩淮竊料虜以虛聲分我之兵使行  
在虛弱以成其出兩淮之姦謀因白宰相陳福  
公康伯宜速奏知令成閔五萬人到池州駐池

州到江州駐江州它日虜重兵出上流則荆湖  
之軍扞於前江池之軍進而援之虜重兵出淮  
西則池州軍出巢縣江州軍出無爲可爲淮西  
官軍之援是因一軍之出而兩用之最爲得計  
丞相善其言亦未奏行也公於集議反復陳之  
曰不如是臣不知稅駕之所及遣公勞師於采  
石事已大壞公以書生收合亡卒激厲諸將旋  
置於倉卒之際而破虜於俄頃之間嗚呼非胸  
中素所蓄積忠誠足以動天地感人心而作士



氣未易成此偉績也而曰是適然而已也而可  
乎自昔狃勝者必忽其餘憂公又令設備於爪  
州其他區畫悉各精密而不苟虜遂遁去乃徐  
請車駕還行都皆歷歷見於奏疏也孝廟嗣位  
公出入往來兩淮荆襄秦陝之間無寧歲撫御  
諸軍協和大將懷來中原之民預計兵食之闕  
其規摹何如也志未盡展而議棄陝西新復之  
州議棄唐鄧海泗藩籬之地議發回歸正忠義  
之人其論已紛然而出公連年舉之凡四十餘

奏不置也而遠不勝近外不勝內寡不勝衆卒  
使大經不明大義不著大分不立大計不行公  
雖居將相之任台鼎之司而沒有餘恨余竊嘗  
妄論本朝多議論而少成功雖盛時猶然也而  
况於積習消靡之後夫使人皆喜逸而惡勞誰  
則任其勞使人皆圖安而懼危誰則當其危中  
興以來前有魏國張公後有雍國虞公爲國家  
任其勞而當其危者也彼曾不少愧焉又忍妄  
短毀之乎今殘虜奔播有可乘之機公之奏篇

當使流傳海內俾有志之士讀之興起用其遺策而復我舊疆雪我大耻是公九原之心也前年余與東漕魏了翁嘗跋公之友衛國文定趙公雄所述軋道辛卯烏林答天錫慢侮紫宸殿上而公從容折之之事所當刊之於奏篇之後不然世豈盡知之歟因公之孫剛簡欲序其篇端乃併及焉嘉定十年冬十月顯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陽安縣開國伯劉光祖序劉文節公文章世不多見偶從逸安危之說謹具錄之



水東日記卷三十二

水東日記卷三十三

崑山葉盛著

六世孫 重華較梓

王右軍羲之蘭亭詩有詠彼舞雩之言亦可見其襟抱不凡其與桓溫戒謝萬之言又其淺者耳嗚呼賢哉世之好言右軍者顧獨取其字畫又甚而泥於籠鵝之說此不幾於以戲劇處先賢耶惜哉惜哉李伯時禊圖淳祐改元辛丑廬陵曾宏父刻於其鳳山別墅今在紹興古意猶

存非諸處翻刻本可及然歲久榻多損剝亦甚  
間錄其詩文而唐柳諫議宋米元章二公真蹟  
附焉宏父詩跋及其所考訂諸雜記等詩文多  
故弗錄若宋高宗一札以高宗非明於知人者  
雖有右軍當亦不知用其眷賞之勤拳蓋特藝  
焉而已故亦無取焉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  
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  
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  
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

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  
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  
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  
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  
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  
之外雖取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  
得於已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  
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  
間以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况修短隨化



終期於盡古人云生死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  
昔人興感之繇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  
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  
作後之視今亦繇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  
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  
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一十一人詩兩篇成一十五人詩一篇成  
一十六人詩不成各罰酒三觥

郡功曹魏滂

三春陶和氣萬物齊一歡明后忻時豐駕言暎  
清瀾亶亶德音暢蕭蕭遺世難望巖愧脫屣臨  
川謝揭竿

右將軍王羲之

代謝鱗次忽焉以周欣此暮春和氣載柔詠彼  
舞雩異世同流迺携齊契散懷一丘

仰視碧天際俯瞰淥水濱寥闐無涯觀寓目埋  
自陳大矣造化工萬殊莫不均群籟雖參差適  
我無非新

散騎常侍郗曇

溫風起東谷和氣振柔條端坐興遠想薄言遊  
近郊

榮陽桓偉

主人雖無懷應物貴有尚宜尼遨沂津蕭然心  
神王數子各言志曾生發清唱今我欣斯遊愜  
情亦甞暢

前餘杭令謝藤

侍郎謝瑰

王凝之

莊浪濠津巢步頽着真心真寄千載同歸

烟熅柔風扇熙怡和氣淳駕言興時遊逍遙暎  
通津

頽川叟友

馳心域表寥寥遠邁理感則一冥然斯會

去來悠悠子披褐良足欽超迹修獨往真契齊  
古今

行參軍事丘旄



前餘杭令孫統

茫茫大造萬化齊  
執罔悟云同競異標  
旨平勃  
運謀黃綺隱  
凡凡我仰希期  
山期水  
地主觀山水  
仰尋幽人踪  
回沼激中逵  
踈竹間  
修桐因流轉  
輕觴冷風飄  
落松時禽吟  
長澗萬  
籟吹連峯

琅琊王友謝安

伊昔先子有懷春  
遊契茲言執寄傲  
林丘森森  
連嶺茫茫原疇  
迴霄垂霧凝  
泉散流

又五言

相與欣佳節  
率爾同褰裳  
薄雲羅景物  
微風翼  
輕航醇醪陶丹府  
兀若遊羲唐  
萬殊混一象  
安  
復覺彭殤

行叅軍曹茂之

時來誰不懷  
寄散山林間  
尚想方外賓  
有  
餘閒

府主簿任凝

左司馬孫綽

春詠登臺亦有臨流懷彼伐木肅此良儔修竹  
陰沼旋瀨營丘穿池激湍連濫觴舟

右一

流風拂枉渚停雲蔭九臯鶯語吟修竹游鱗戲  
瀾濤携筆落雲藻微言剖纖毫時珍豈不甘忘  
味在聞韶

右二

穎川庾蘊

仰想虛舟說俯歎世上賓朝榮雖云樂夕斃理

自因

王獻之

王肅之

在昔暇日味存林領今我斯遊神怡心靜

喜會欣時游豁爾暢心神吟詠曲水瀨淥波轉  
素鱗

鎮軍司馬虞說

神散宇宙內形浪濠深津寄暢須臾歡尚想味  
古人



府主簿后綿

叅軍孔熾

行叅軍楊模

任城呂系

叅軍劉密

王玄之

松竹挺巖岬幽間激清流消散肆情志酣暢豁  
滯憂

前永興令王彬之

丹岬竦立葩藻暎林淥水揚波載浮載沉  
鮮葩暎林薄游鱗戲清渠臨川欣投釣得意豈  
在魚

郡五官謝繹

縱暢任所適迴波縈游鱗千載同一朝沐浴陶  
清塵

王徽之

散懷山水蕭然忘羈秀薄粲頽踈松籠岬遊羽  
扇霄鱗躍清池歸日寄歎心冥二竒

右四言

先師有冥藏安用羈世羅未若保冲真齊契筭  
山阿

右五言

府功曹勞夷

行叅軍徐豐之

俯揮素波仰掇芳蘭尚想嘉客年風永歎

清響擬絲竹班荆對綺疏零觴飛曲津歡然未

顏舒

前長岑令華者

徐州西平曹華

願與達人游解結遨濠梁狂吟任所適浪汜無  
何鄉

王蘊之

散豁情志暢塵纓忽已捐仰詠挹餘芳怡情味  
重淵

鎮國大將軍椽卞迪

司徒左西屬謝萬



肆眺崇阿寓目高林青蘿翳岫修竹冠岑谷流  
清響條鼓鳴音玄嶠吐潤霏霧成陰  
司冥卷陰旗勾芒舒陽旌靈液被九區光風扇  
鮮榮碧林輝翠萼紅葩擢新莖翔禽撫翰游騰  
鱗躍清泠

前上虞令華茂

林榮其鬱浪激其隈汎汎輕觴載欣載懷

山陰令虞谷

前中軍叅軍孫嗣

望巖懷逸許臨流想奇莊誰云真風絕千載挹  
餘芳

彭城曹謹

任城呂本

陳郡袁疇之

人亦有言得意則歡佳賓卽臻相與游盤微音  
迭詠馥焉若蘭苟齊一致遐想揭竿

四眺華林茂俯仰清川渙激水流芳醪豁爾累  
心散遐想逸民軌遺音良可翫古人詠舞雩今

也同斯歎

行叅軍王豐之

肆盼巖岫臨泉濯趾感興魚鳥安居幽時

後序

孫綽

古人以水喻性旨哉非以淳之則清滄之則濁  
耶故振轡於朝市則充拙之心生閑步於林野  
則寥落之意興仰瞻羲唐邈然遠矣近詠臺閣  
顧探增懷聊於曖昧之中期乎瑩拂之道暮春  
之始禊于南澗之濱高領千尋長湖萬頃乃籍

芳草鑑清流覽卉物觀魚鳥具類同榮資生成  
暢於是和以醇醪齊以達觀快然兀矣焉復覺  
鵬鷁之二物哉耀靈縱轡急景西邁樂與時去  
悲亦系之徃復推移新故相換今日之迹明復  
陳矣原詩人之致興諒歌詠之有錄文多不載  
大畧如此所賦詩亦裁而綴之如前四言五言  
焉

蘭亭詩兼公權續得者亦上伏惟簡領入篋  
餘冀面話不次十二日公權狀上給事閣老



閣下青標換却舊者 謹空

右唐中書令河南公褚遂良所搨晉右將軍王羲之蘭亭宴集序并諫議大夫柳公權所得羣賢詩御史簡法李公麟製圖皆駙馬王晉卿家所藏可謂三絕崇寧三年六月十五日襄陽米芾書

未歸三尺土難保百年身已歸三尺土難保百年墳不知何人語要亦至理也新除永寧倉官彰德安陽縣人監生出身問韓魏公之後其言

曰子孫聞在浙中安陽絕無人雖有韓磐知縣家非其族也城中有魏公廟有司歲一祭畫錦堂記在其中即蔡襄所書者墳去城不及二十里碑石羊虎悉無存者多是近年營建趙王府時鑿之煉之盡矣數年前亦經盜發今惟荒烟野草之區而已聞之慨然愈增感乎斯言

景泰壬申歲予出官山西時山西巡按御史慈溪王鼎是年蒞事大同宣府七年始以訃還巡按凡會五人華亭張瑩安化璉安涑水張鵬通

許賈恪蜀人黃紀是已紀不及相見而於先人嘗奉賻也天順二年有兩廣之行廣東巡按者呂益白侃莊歛李曰良王朝遠涂棊棊嘗遇之道次清軍則宋榮採珠則呂洪護軍則王齊廣西巡按則吳禎吳綽劉淵袁紀禎又協贊清軍者易廣廣東勘劇賊劉清事又有馮定乙酉歲復來宣府則有吳編馮昱展毓與今馮徽又四人矣御史巡按

祖宗成憲也一方得一人則一方倚賴之一年得一人則一年倚賴之不得其人則否其所任不既重乎

西園雅集圖李伯時之筆不可知已僅於黃文獻公晉卿述古堂記中得之近時楊文貞公嘗見劉松年臨本楊文定公嘗見趙仲穆臨本然皆有不同處予嘗於董仲魯中舍家見匹紙水墨入細一卷亦竒絕不曾裝裱亦無題款不知爲何人筆也



水東日記

卷三十三

水東日記卷三十三



